



微经典

识微见远·博通经典

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

XIAOSHI
MIJU

消失迷局

《微经典》
编委会◎编著

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识微见远·博通经典



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

XIAOSH
MIJU

消失迷局

《微经典》
编委会◎编著


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. 消失迷局 / 《微经典》
编委会编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, 2015.5
(微经典)
ISBN 978-7-5344-8752-1

I. ①史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世界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46665号

责任编辑 刘晓娟
装帧设计 瑞雅书业·付世林/王波
文字编辑 王晶波
美术编辑 杨玉贤
责任印制 徐 屹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(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mscbs.co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字 数 100千字
印 张 6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44-8752-1

定 价 12.80 元

营销部电话 010-64215835-801
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: 010-64215835-801



前

言



PREACE

悬疑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对环境气氛的持续渲染，这种神秘特性可以唤起人的探求本能，刺激人的好奇心。为达成这样的阅读体验，悬疑小说往往要辅以惊悚、恐怖、侦探、推理等元素，使小说的悬疑情境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感官效果。由此可见，悬疑小说与推理小说、惊悚小说是相辅相成、难以割舍的，而精彩的惊悚小说、推理小说也只有具备层层悬念的设置，才能成就其经典。

本套书由《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：致命疑案》《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：惊魂魅影》



《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：消失迷局》和《史上最经典悬疑推理故事：断魂诡计》四个分册组成，共精选了三十余篇悬疑、推理、惊悚故事，均为大师们的经典之作。比如侦探小说鼻祖、恐怖小说大师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《莫格街血案》《黑猫》，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神来之作《断手》，世界推理小说之父阿瑟·柯南·道尔的《驼背人》，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夜莺别墅》，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戸川乱步的《D坡杀人案》，悬疑惊悚大师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的《逍遥法外》，现代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·金的《惊魂过山车》等。

这些大师以神秘诡谲的笔触营造出一个个扑朔迷离、匪夷所思却又合情合理的故事，使读者在步步惊心的氛围中感悟文字的魅力、推理的神奇，直至跌入令人战栗惊悚的深渊！翻阅此书，既是一次试炼心灵的冒险之旅，也是一场挑战思维的极限运动，愿读者能够从此书中感受到极致的快感！

目录

- 莫格街血案 美 埃德加·爱伦·坡 / 1
- 妖怪林別墅疑案 美 约翰·狄克森·卡尔 / 42
- 消失的马车 美 爱德华·D. 霍克 / 72
- 桑塔纳博士的
不可能犯罪事件 美 威廉·克罗恩 / 102



最后最高的密室 英 斯蒂芬·巴尔 / 125

隐身人 英 柴特斯通 / 137

D坡杀人案 日 江戸川乱步 / 161

莫格街血案

MO GE JIE XUE AN

美 埃德加·爱伦 坡

18XX年的春夏之交，我客居巴黎，与一位名唤C.奥古斯特·杜宾的人相识。他出身富贵之家，原本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法国公子哥儿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他家道中落，一下子沦为了贫困阶层。受此打击，他整日浑浑噩噩，不思进取，没有一点儿想要重新振兴家业的样子。由于债主留情，才勉强给他留下了一点家产，他便靠此过活，天天精打细算，方能凑合填饱肚子，不过还好，他也没什么奢求。说实话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，在这一点上，上天待他不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巴黎看书更方便了。

我们之所以相识，也是由于书的关系。那是在一个偏僻的图书馆中，我们两个人因为寻找同一本珍贵的书而相遇。渐渐地，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，两个人熟悉起来。他坦诚地将一段家史讲给我听，可以说事

无巨细，对此我兴致盎然。只要是谈论自己，法国人总是竹筒倒豆子般，把心底的话毫无保留地说出来。他读过很多书，这一点让我十分惊讶。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更是不得不让我佩服。我这一趟来巴黎，目的是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，此时我发现，和杜宾这样的人交往，对我完成这件事有极大的好处，我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。最终，两个人商谈好，在我客居巴黎的这段日子里，两个人在一起居住。相较于他，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，于是由我出资，把市郊圣杰曼区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租了下来，以此作为我们两个的住所。这幢房子离闹市很远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住过，并且式样古怪，是人们心中典型的凶宅。对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并不在意，而是把房子好好收拾了一番，使它与我们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相配合。

倘若别人知道我们两个人在此处的生活，肯定会觉得我们两个人是疯子，当然了，是不为非作歹的疯子。我们的生活与外界基本没有接触，对任何来客也不予接待。对于以前的朋友，我守口如瓶，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的隐居地点；杜宾在巴黎也没有几个朋友。我们就这样与世隔绝地生活着。

杜宾认为深夜有着独特的魅力，因此对深夜十分偏爱，这真是一个怪癖，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出其他

合适的词来形容。受他影响，我不知不觉间也染上了这个怪癖。我狂放不羁地耽溺于他的突发奇想中，这与染上其他种种怪癖没什么区别。黑夜之神不会一直陪伴我们，但我们总有办法将它请到屋子中来。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，我们会关闭这座古屋的大百叶窗，将一对小蜡烛点燃，并且添加气味特别浓烈的香料，让阴森森、暗幽幽的微光投射出来。就是靠着这些微光，我们在梦想的海洋里徜徉，一起读书、写字、聊天。等到从时钟上看到黑夜真正降临，我们才臂换臂地来到大街小巷，要么接着聊白天的话题，要么四处游荡。我们会一直游荡到午夜时分，走上很远的距离，就在这人口密集的城市中，伴着点点灯光和幢幢黑影，来寻求精神上的深度刺激。不过，要想领略这种精神刺激，必须静下心来默默体会。

杜宾具有异于常人的特殊分析能力，这一点我早就从他丰富的想象力中有所察觉，尽管如此，在这种时刻，我依然会对他的这种分析能力刮目相看，深深叹服。从他的表情来看，他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，就像做游戏一样——倘若并非完全卖弄的话——他很坦诚地告诉我，自己乐在其中。他一边小声嬉笑，一边跟我吹嘘，说自己能对别人的心思掌握得一清二楚，因为在他眼中，大多数人的内心就像玻璃一样，一下子就能看透。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信口雌黄，他时



常拿出令人惊奇的证据，那就是准确地把我的心思讲出来。通常在这个时候，他表情木然，眼睛一点儿神采都没有，他的声音一向洪亮得很，此时居然提到了最高分贝，倘若不是他的话语有很好的条理性，吐字清楚，谁都会认为他是在发火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总是会在不知不觉间想到那与双重的心相关的古老学说，心中不时对这个既具有丰富想象力，又有很强分析能力的杜宾细细思量。

不久之后的一天，《论坛报》晚刊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诡异的凶杀案

大约今天凌晨3点，莫格街一幢房子的4楼中传出一阵凄惨的尖叫声，这声音一下子将睡梦中的圣罗克区居民惊醒。据大家说，居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是母女两人——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·列士巴奈小姐。大家循着声音来到房门之外，准备把门推开后进去看看究竟是何情况，可是推了半天也没能把门打开，只好在耽搁了片刻之后，取来铁撬，把大门撬开。接着，两名警察和八九个邻居一起进入了房子中。这时尖叫声已经停止了，不过当众人来到第一层楼梯口的时候，又有两三个人愤怒、粗犷的争吵声从楼上传来。众人赶忙跑上第二层楼梯口，这声音却突

然消失了，房子中一片寂静。众人分头行动，挨个对房间进行检查。大家检查到4楼一间大后房，发现这间房被反锁住，大家便破门而入，屋内的景象把大家都惊呆了，简直让人不敢直视。

屋子里一片凌乱，所有的家具都被捣毁了，散落在地上。床架和床垫早已分离，床垫被扔在地板上。一旁的椅子上放着一把布满血迹的剃刀。有两三把沾满鲜血的花白长头发挂在壁炉上方，好像是从头上直接拔下来的。地板上有一些小物件：拿破仑金币4枚，黄玉耳环1只，大银匙3把，小号的白铜茶匙3把，钱袋2个（里面装的金法郎有4000枚左右）。有只五斗橱在房间的一角，它的抽屉都被打开了，它显然是被洗劫过的，但是有很多东西仍旧放在里面。有一只小号的铁箱子被放在床垫底下（并非床架下）。铁箱被打开了，箱子盖上还插着钥匙。箱子中除了几封陈旧信件外，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。

房间中并没有列士巴奈太太的身影，众人发现壁炉中的煤灰非常多，觉得可疑，便去搜查烟囱。结果令人吃惊，大家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卡米耶·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。看样子，她是被人用倒栽葱的方式硬生生塞到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的，此刻，尸体还有余温呢。众人细细检查了一番，发现尸体上有多处擦伤，毫无疑问，这肯定是在往烟囱里塞的时候造成的。她



的脸部有很多抓伤，看上去十分严重。喉部除了黑色的淤伤，还有很深的指甲痕，看起来她仿佛是被掐死的。

接下来，众人又对整幢房子进行了细细地搜查，没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，于是大家走进屋子后面的一个铺砖的小院子中。在这里大家发现了列士巴奈太太的尸体，众人刚想把她的尸体扶起来，她的头便从脖子上掉了下来——原来她的喉咙被完全割断了！躯体 and 头部全被割得不成形，尤其是躯体，被割得血肉模糊，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

本报遗憾地表示，截至目前，这件惨绝人寰的谋杀案还没有任何线索。

第二天，针对这个案件，报纸上又刊登了新的详细报道：

莫格街血案

本报最新消息，警方传讯了与本案相关的人士，但是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，没有任何线索能帮助警方破案。现在把与本案相关的所有供词刊登在下面：

洗衣妇宝兰·迪布尔，她说她与死去的这对母女已经认识了3年，在这3年中，这母女两人的衣服一直是由她负责清洗的。这对母女相处得很和谐，可以说是母慈女孝。她们给的工钱也不算少。她不太清楚这

对母女的生活来源，也许她们的钱是列士巴奈太太通过给人算命赚来的。据说她们是有存款的。她每次来取送衣服时，都见不到母女两人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们家肯定没有雇用佣人。家具都摆放在4楼，其他房间中没有家具。

烟商皮埃尔·莫罗，他说在过去的4年中，列士巴奈太太一直从他这里买烟草和鼻烟。这对母女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，她们在那幢房子里已经居住了大概6年多的光景。房子里原来住的是一个珠宝商人，他把楼上的房间分租出去，房客三教九流，形形色色。房子的真正主人是列士巴奈太太，她看到房间被租客们糟蹋，大为光火，便自己搬到了房子中，不再出租给别人。老太太稚气未脱，像个孩子。从邻居口中得知，列士巴奈太太的职业是算命师，不过对这一点他持怀疑态度。在这6年中，证人只见过卡米耶·列士巴奈小姐五六次。据说母女两个很富有，她们几乎从不与外界联系。进到这所房子里的，除了这对母女，就只有脚夫来过一两次，另外还有一个医生，他大概来过有八九次。

另外就是一些邻居，他们的供词都差不多。根据他们所说，从没有一个人经常出入这幢房子。邻居们都搞不清这对母女是否有其他亲友。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偶尔会打开，后面的百叶窗是从来都不打开的，只



有4楼的大后房的窗子一直开着。房子其实还是蛮不错的，建造完没几年。

警察伊西陀尔·米塞说，在凌晨3点钟左右，有人过来请他到那幢房子看看。他赶到时，发现已经有二三十个人聚集在房门前了，他们正想办法推开门进去。最终在刺刀的帮助下才将房门撬开。注意是刺刀，而不是铁撬。撬开门并没花什么大力气，因为这是双扇门或折门，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，都没有门闩。本来喊声一直持续着，此时门一打开，喊声却突然停止了。这些喊声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发出来的，听起来喊叫的人应该很痛苦，好像是在哀号——声音并非又短又急，而是又长又响。他带领大家往楼上走，走到第一层楼梯口的时候，又有两个人争吵的声音传来，这两个人的声音很奇怪，一个声音很粗犷，另一个则尖尖的。粗犷的声音肯定不是女人发出来的，发声者应该是个法国人。从他们的争吵声中隐约能听出“真该死”和“活见鬼”等字眼。声音尖尖的那个人说不清是男是女，但应该是个外国人，虽然难以听清他说话的内容，但据推测应该是西班牙语。那些关于室内情形和尸首惨状的证言，与昨日本报所载完全吻合。

邻居亨利·迪伐尔，他是一名银匠，他说自己是第一批进屋的人之一。他的证言和米塞的基本一致。

他们闯进大门后，当即又把门锁上了，不允许其他闲杂人进来，尽管此时夜色很浓重，但大门外已经被一大群人挤满了。他觉得声音尖尖的那个肯定不是法国人，应该是意大利人。这个声音应该是女人发出的，而不是男人的声音。虽然他不懂意大利语，但从说话的腔调判断，他觉得说话的应该是意大利人，自己没听清说话的内容。他与死去的母女二人相识，并且时常与她们聊天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尖尖的声音并非死者发出的。

.....

餐馆老板奥丹海·梅尔，他并非经过传讯，而是自愿前来的。他不会讲法语，只得借助于翻译。他不是法国人，原籍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他在那幢房子旁边经过时，听到了里边的求救声，这声音持续了有10分钟左右的样子。声音又长又响，阴森恐怖，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。他说自己和众人一同进到屋内，所说证词与大家的描述基本相符，只有一点不一样。他肯定那个尖尖的声音是一个法国男人发出来的，但听不清他说的内容。那声音又响又急，混乱不堪，听来说话者应该是既生气又害怕。那声音与其说是尖尖的，还不如用刺耳形容更准确。那粗犷的声音一直说着“真该死”“活见鬼”这两个字眼，除此之外，发出粗狂放声音的人还说了一声“天哪”。



银行家茹尔·米尼亚尔，他是德洛雷纳街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老板，是老米尼亚尔。他说列士巴奈太太还是有一些积蓄的。8年前春季的一天，老太太在他的银行里开了户，时常往里边存些小额的款项，一直都没有取出来过。直到案发的前3天，她才把户头中4000法郎的存款全部提出来。银行是以金币的形式支付的，一个银行职员把金币直接送到了她家。

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职员阿道夫·勒·本，他说那天中午的时候，他把4000法郎的金币装到了两个袋子中，然后拿着口袋一直陪着列士巴奈太太到她家。大门打开后，列士巴奈小姐走了出来，把一袋金币从他手中接过去，另一袋则由老太太接了过去。他鞠躬之后扭头就走了，当时并未看到街上有其他人。这条街很小，并且十分偏僻。

裁缝威廉·伯德，他说自己是和众人一起进屋的。他旅居法国已有两年，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。他跟着众人跑到楼上，也听到了争吵的声音。那个粗犷的声音是法国人发出来的，当时他听出了几个字眼，不过现在忘记了一些，只记得“真该死”和“天啊”这两个字眼。他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，仿佛是几个人扭打在一起才发出的。那个尖尖的声音很响亮，甚至高过那个粗犷的声音。他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个尖尖的声音一定不是英国人发出来的，听起来应该是德国女